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张新泰 主编

# 天亮又天黑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014043054

I247.7  
1630



# 天亮又天黑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著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9604

I247.7  
1630

3200303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亮又天黑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2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ISBN 978-7-228-15128-8

I.①天… II.①叶… III.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941号

◎ 出版统筹 刘光宏 李颖超 刘 巾

◎ 责任编辑 李颖超

◎ 装帧设计 雅集书坊 / 王瑄+谷雨




---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顺诚彩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6开  
印 张 20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 000册  
定 价 40.00元

---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编委会



- ◎成 员 石永强 古力先·吐拉洪  
张新泰 阿不都热合曼·艾白  
刘 宾 马雄福 买买提江·马合木提  
程 春 张新革 范文诚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刘光宏

◎主 编 张新泰

◎策 划 张新泰 刘光宏 范勇胜 李颖超

译稿审定组

◎组 长 刘 宾

◎副组长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成 员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张宏超

马品彦 巴赫提亚·巴吾东 索苏尔

赛娜·伊尔斯拜克 佟进军

##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 维吾尔族作品

-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 帕尔哈提·吉拉/著 铁来克/译
- 不朽的生命画卷 ● 哈孜·艾买提/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 毛拉翟丁——阿凡提 ● 赫威尔·铁木尔/著 张宏超/译
- 怀信可汗 ●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 魔鬼夫人(上、下) ● 亚森江·沙迪克/著 姑丽娜尔·吾甫尔/译
- 跨越天险 ● 巴图尔·肉孜/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 被风沙掩埋的古城 ● 买买提·吾守尔/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 白杨树下 ● 阿拉提·阿斯木/著译
- 福与祸(上、下) ● 加拉力丁·巴合拉木/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玛依拉·吾布哈生/译
- 滔滔多浪河 ● 艾合坦木·吾买尔/著 哈力甫·哈力克江 玉素甫·艾沙/译
- 晨露 ● 热孜玩古力·于苏普/著 阿曼古力·努尔等/译
- 松柏之墓 ● 阿不力克木·艾山/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 哈萨克族作品

- 天平 ● 乌玛尔哈孜·艾坦/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丽娜·夏侃/译
- 天亮又天黑 ●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译
- 博坎传奇 ● 夏木斯·胡玛尔/著 姚承勋/译
- 脱列府的终极迁徙 ● 夏木拉提·哈木扎/著 阿里/译
- 盘山路 ● 夏木斯·胡玛尔/著 塞里克·加合曼等/译
- 原野飞雀 ● 朱马拜·比拉勒/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译
- 内初班的日子 ● 乌拉尔·库尔曼江/著译
- 一张牛皮的故事 ● 孔盖·木哈江/著 阿里等/译
- 蓝色梦想 ● 阿不都/著译

### 各民族作品选

- 新疆维吾尔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 新疆维吾尔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 新疆哈萨克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 新疆哈萨克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 新疆柯尔克孜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萨黛特·加马力等选编
- 新疆蒙古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策钦巴雅尔等选编
- 新疆锡伯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傅查新昌等选编
- 新疆塔吉克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 新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代序)

张新泰

新疆,中国西部之灵壤,这片多情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众多的古老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唇齿相依、命运与共、团结和睦、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流血流汗,共创璀璨文明,共同为祖国繁荣、金瓯永固、社会经济文化昌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疆是历史上四大文明的唯一汇聚地,文化多元和文化交流是新疆文化的两大特质。在这块土地上,文学如山泉般汨汨溢出,自然流畅、清冽甘醇。汲取着这块土地精华的新疆各民族作家情不自禁地拿起手中的笔,书写这块土地的神奇,书写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敏感细腻、宽广辽阔的心灵世界。

在这民族文学的大花园中,各民族创作的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以昂扬的精神、独特的民族生活,为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多民族文学创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融合促繁荣,交流添活力。在现阶段,如何将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及时翻译介绍给全国各地的广大读者以至世界各国的读者,如何将汉语文



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各兄弟民族,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影响深远的大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是沟通各族人民思想感情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传承、交流、融合、创新,现代文化的引领,给盛世中华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

30卷本的《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以下简称《译丛》)就是献给这个绚丽春天的一束美丽的花朵,它是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国家“十二五”时期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同时又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重大出版工程项目。收录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的母语翻译作品。这是第一部囊括了新疆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集。整套丛书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学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转向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与长足进步,同时成长起一支初具规模的优秀的民族文学翻译工作者队伍,向国内读者译介了一大批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民间、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还经由汉文译本转译为外文,广泛介绍给世界。这对于增进国内外对新疆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增进对各民族繁荣进步的历史进程的认识,进而增进对党的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的认识,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翻译力量的不足,民族间文化交流不够广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和发展。随着国家文化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这种现象逐步得到良好的改善,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提供了契机,奠定了基础。

出版《译丛》，能够深入挖掘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使一大批用母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与特色的同时，学习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不断提高创作能力、艺术修养和文学素养，激活民族文化和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

少数民族作家用母语写作，可以原汁原味地反映本民族的生活，得心应手地表达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局限，不能有效地传播本民族文化，因此，将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汉文介绍给读者，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这批翻译作品会成为世界了解他们的一个窗口。对于进一步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又加强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跨文化传承，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与和睦、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国内图书市场上独具特色的品牌，成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经典文库”，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家和学者们提供有价值的文本依据。

同时，我们还期望《译丛》的出版能团结起一大批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专业和业余的作家、翻译家，齐心协力，持之以恒，共同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与进步。我们更加期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了解新疆的少数民族，从而使运用母语创作的作家，突破本民族读者范围，走出新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为了遴选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我们首先与自治区文联、自治区作家协会、自治区翻译家协会联合，筛选出近20位各民族作家的个人优秀作品和上百位作家的各民族多人作品合集，并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翻译



队伍,力求在编辑出版30卷作品的基础上,对新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调研,以掌握母语创作作家、作品、翻译、刊物的状况,进一步完善作品推荐程序、翻译作品的保障机制等工作,使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更加有序健康地发展,将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母语精品力作通过高质量的翻译呈现给广大读者。

《译丛》的出版能够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和编辑人才的培养,推动各民族的文学作品译介,推动文学作品的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互译工作。对于读者了解新疆,认识新疆,对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译丛》是繁荣新疆文化的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的成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第一次以新疆少数民族作品汉译本的形式出版,填补了新疆出版业的一项重要空白,也使少数民族作家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策划、编选、翻译出版更多更优秀的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奉献于读者,奉献于社会。我们期待《译丛》一花引来百花开,一同汇入祖国百花齐放的春天。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使更多的人关注、关怀、关爱少数民族文学这块沃土,使其在共同辛勤的耕耘中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繁花似锦。

# 目 录

|                       |     |     |
|-----------------------|-----|-----|
|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代序) ..... | 张新泰 | 001 |
| 大 风 .....             |     | 001 |
| 金 河 .....             |     | 008 |
| 老坟地 .....             |     | 013 |
| 骑兵八十八 .....           |     | 022 |
| 天亮又天黑 .....           |     | 035 |
| 天下谎言 .....            |     | 076 |
| 无 痛 .....             |     | 255 |
| 夏 至 .....             |     | 268 |
| 新 娘 .....             |     | 273 |
| 一个村的家 .....           |     | 286 |
| 子 弹 .....             |     | 297 |
| 编后记 .....             |     | 307 |

## 大风

大风是从红叶布山那边过来的。

在那之前，红叶布山这边的彩色戈壁滩，像退去了海水的大海床，我脚下的乌伦布拉克冲激平原，从阿同敖包的山顶上，一直向大海床的床底延伸。南面一百五十公里是博格达峰，北边一百五十公里是阿尔泰山，西边是准噶尔盆地，一层一层小山脊，好像大海凝固的波浪。我不知道，这波浪会远到什么地方去。一百五十公里？二百五十公里？也许，一千公里？我想过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千公里，一定是可以到月亮上去的。

巨大的海床，深深的，空荡荡的海床，让我绝望。那升腾着紫气的干涸的海床！让我绝望！我站在这里，就好像站在一个巨人小小的乳头上。



我蹲下去，油菜地里矮小的油菜，就顶住了大半个天空。参天大树，向天空伸出枝杆，松针般的叶子，像海底的红色珊瑚。只是，这些珊瑚已经在几百年前死去。只留下阳光，透过海水，滑溜溜地照在上面。那是一种做梦的感觉。我根本没有见过大海。

我站起来，油菜地里矮小的油菜，又铺在了乌伦布拉克干涸的沙石地上。油菜像野地里的沙葱，稀稀拉拉。听牧人说过，沙葱是用来给羊吃的。哈萨克语，把沙葱叫“羊葱”。前不久，王老师曾带着我们去拔沙葱给场部食堂，回来王老师又命我们写拔沙葱的作文，我就把沙葱写成了“羊葱”，王老师就笑我。王老师说，你这个孩子总是这样丢三落四，怎么可以把“洋葱”的三点水给丢了呢？你知道，你改变了什么吗？如果我说，你把历史改变掉了，那我们两个人，肯定是背不起这样的黑锅的。不是“羊葱”，是“洋葱”！“洋葱”是外国进来的，在汉字里，只要带上了三点水的名词，大多是外国进来的。比如“洋芋”、“洋火”、“洋车”，王老师还笑说，他们在上海的时候，下馆子吃饭，叫“开洋荤”。王老师还说，这些词，带一个“洋”字，就说明它们是从海上过来的。王老师还说，而你却把“洋葱”写成了“羊葱”，这是错字。况且，我们的作文是写沙葱，不是“洋葱”，所以，你写的就更是错字了。

但，这些矮小的油菜，在我眼里确实是像羊葱。是羊吃的葱。听牧人说过，开春的时候，羊吃了羊葱，特别是那些产羔不久的母羊和羔羊，吃了羊葱就会很快上膘，就像出生两个月后的婴儿。

而眼下已是八月，紫色的羊葱花早在一个多月前落下花籽。花籽散落在沙石丛中，只要风吹草动，它们就会被刮到天上去。

我站在油菜地里。

我是在正中间的一个。有人已经拔到我们前边去了,有人落在我的后边。王老师说过,这块地我们要今天上午全部完成。究竟要拔多少亩油菜,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米,不知道亩为何物。我们要用手把油菜一簇一簇地拔下来,然后交到场里去,那是王老师特别交代的。她说,油菜一定要手拔,一定不能用镰刀割。乌伦布拉克是一个没有水的地方,油菜籽已经干了,个个像小小的玛瑙石,手劲儿大一点,就会滑落到沙土里去。

我确实是在中间的一个。我永远是这样一个人。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人。最前边的黑子,永远是我们中最强的一个。最后的瘦子永远是我们中最弱的一个。我回头,看见了他那两只长长的胳膊,软绵绵地向前伸,然后向后拉,好像油菜地里舞蹈的章鱼。我知道,他不会超过,永远不会!但,这对我并不是一件好事情。站在八月的太阳下曝晒的时候,你是不会希望看见别人落在你后边的。最好所有这些在油菜地里拔菜的人,都把我忘掉。或者,他们把我当成那一条小章鱼。小章鱼?我见过吗?没有!那都是大海里的东西。我怎么可能见过呢。我甚至没有见过一头洋葱的生长,怎么可能见过一条章鱼呢。我知道世上有章鱼这种生物,还是在王老师的日记本里。那本子有插页。插页上是海底的动物。海螺、贝壳、章鱼之类,那是一些形象怪异的动物……

我听到了王老师的喊声。她大概是在催我快往前去。不然,就晚了。我果然看见了她。她就站在我们隔去两个田埂远的地方。头上有草帽,草帽外还有一块白色的头巾,像一个十足的渔民。王老师的喊声,打走了我脑子里章鱼的影子。无奈!乌伦布拉克这个地方,这块曾经的海床,是一个让人胡思乱想的地方。会让一个根本没有见过大海的孩

子,脑子里充满了关于大海的任何想象。是的,一条章鱼,一只死贝壳,甚至一具恐龙的巨骸,好像把时空镂空了一样。

王老师又向我挥了挥手。她穿着淡粉色的确良衬衣,还戴着白色的棉线手套。我听人说过,她爸爸是一个资本家。很有钱!我看见她向我挥手,还向红叶布山那边指了指天空。我就看见了红叶布山那边的天际上,一线白云像大海的泡沫,从东向西横贯过去。

我就蹲下了。油菜山高过了天空,向高空伸展着它们松针一般的枝叶。那枝叶里,满是成熟的油菜籽。我摘下了一枝,用拇指和食指一捏,“松针”裂成了两瓣,像两条木头做的小木舟。木舟里是黑而油的油菜籽。只是,有一些还青着,没有黑透。我就想到,那黑透了的,一定是我们的黑子。青着的,一定是我们的瘦子。那在中间的,毫无疑问,就是我了。

我永远是最中间的一个,这是我的宿命!

剥开了油菜,又能怎么样呢?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油菜籽而已。我把菜籽随手撒在地上,它们就与沙土融为一体,只有那两片小木舟浮在沙土上。但很快,它们就将把身体蜷起来,然后,彻底干掉。

要向前去了。

我拔下了油菜,听到了油菜籽们在它们的小木舟里发出的声响。哗啦哗啦的。那是一种令人感到愉快的声响。齐刷刷地碰着人的耳膜。然后,你就会想,动作轻一点,轻一点,不要把它们碰掉。

但是,这是一件苦差事,尤其,对我们这样低年级的孩子是苦差事。中午的热浪已经从油菜地里向上蒸腾。一只七星瓢虫飞来,爬到一根油菜顶上去,打开花色的铠甲,露出黑色的翅膀飞走了。它是横着飞走



的。起飞的时候,还在空中晃了晃,好像差点要掉下来。看着它飞去,我想最好能来一场雨!好让我们也回到地窝子里去。

我向前去。

我看见了一簇紫色的紫花蓟。它正在这炎热的中午让自己浓彩重墨,把它满是硬刺的紫色碎花,向热浪中伸展。它是一朵多么令人讨厌的花,我们甚至不能把它连根拔除掉。因为,它会伤害我们的指头。但是,一只青青的小虫却躲在它带刺的枝叶下。让它枝干的阴影落到自己的身上。太阳晒到身上的时候,它就会挪动它细小的百足,把身子移到阴影里去。而那顶多是一分钟的事情。它要在一分钟里,不断移动自己,而那棵讨厌的紫花蓟也总会为它留出一片阴凉。

我向前去。

几只绿色的苍蝇在油菜地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油菜上,一会儿落在地上,一会儿又落在我的头上,手上,甚至脸上。

我向前去。

但是,前进让我绝望。我想,若自己是一个七星瓢虫,或者一只紫花蓟,或者几只苍蝇,应该是一件好事情。最差,也应该是后边的那条“章鱼”。事实上,“章鱼”已经与我只有不到两米远。我能听到他拔起油菜时,连根带下沙土的那种沉闷的声响。

我又听到了王老师的喊声。我就站起来。当满地油菜在眼前矮下去的时候,我却看见了一堵黄色的土墙,堵截了整整大半个天空。

王老师小小的身影就站在油菜地的尽头,风吹起了她白色的头巾和粉色衬衣的衣角。她指指我们都已经看到了的天空,自己的声音却被风吹走,好像一个在梦里说话的人。

天空黄沙滚滚。低矮的油菜和紫花蓊们,狗娃草们、芨芨草、还有那边胡萝卜地里绿绿的萝卜缨子,全都倒向东北方向的大山。有风车草被风吹过戈壁,它飞快地旋转,跳起、落下、又跳起,又落下,向东北方向去,一些飞虫横过我的面前,向东北方向去。远处几头牛,几匹马,也把头转向了东北方向。然后,就是人,从油菜地里跑来的人们,用手压住帽子,另一只手,压住衣领或衣角,他们也向东北方向跑。有人跑过我的面前,指一指东北面,大概在说:“快,跑呀,你也应该向那边跑。”我就回头,看见了“章鱼”,他正大踏步向东北边走。有人跑过,又有人跑过。他们不顾脚下的油菜。王老师说过,不能碰坏这些油菜。但是,他们却碰坏了油菜。有些油菜被人脚压倒了,烂掉了,籽儿散落在沙土里。小小的两瓣木舟,露出精致的白边。但是,它们也向东北方向飞走了。然后,我就听到更多的油菜籽在它们的壳儿里,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大概,它们也想到东北方向去。

有人跑过我的身边,是王老师。她的一只手压着帽子,帽子压着额头,头发盖住了脸,另一只手压住了鼻子,好像怕把毒气吸进鼻子里的人。我喊她的名字。但是,她没有听到。我想问她,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还有这些动物,那些虫子,还有这些草,都要到东北方向去?那边究竟有什么?但是,王老师头也没有回,径直从我眼前过去了。我分明看见,她精致的小脚压坏了几簇油菜。有几粒油菜籽粘在她灰色的裤管儿和白色的袜子上。我想大喊,王老师,你带走了油菜的籽儿。但是王老师根本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我看见她的身影在“章鱼”后边,越跑越远。一簇风车草从她们身边跳过去。

我就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堵黄色的墙。

大半个海床已经完全没在黄沙中。那些凝固的海浪已经不见踪影，红色的叶布山也被淹没了。黄尘就在我的面前。我甚至可以听见一些沙粒掉在地上的声响。不，准确地说，是打在油菜籽上的声响。突然一击电光，从黄色沙尘中向海床的底部劈下来。然后，斗大的雨珠落下，又一击电闪。

就有人在我耳边大喊——站在那里做什么？你不要命啦。

这是父亲的声音。我回头转向他的声音传来的方向，果然看见父亲骑着一匹马，站在刚才“章鱼”拔油菜的那个地方。父亲的马快步走向我，父亲一弯腰把我从油菜地里拉起来，放在他的鞍前。然后，我们掉头，也向东北方向奔去。一簇风车草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与我们并驾齐驱，很快翻过了一座小冈。我们的马踩散了已经扎好堆的油菜。几簇讨厌的紫花蓟被我们的马压掉了紫色的刺花。但是，我们的马，连同我自己，也已经被巨大的沙尘暴压在下边。

那一种洪荒漫盖大地的感觉。一瞬之间，万物皆荒。

只是，到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闹不明白，就在那天，当黄暴到来的时候，为什么天下所有的生灵，都选择了东北方向？

后来，听人说，从那次黄风经过之后，每年，在乌伦布拉克至博格达峰一代的将军戈壁上，总有一些野生的油菜花长出来。它们生长在路边，芨芨草丛，白碱滩岸，或随便什么地方。就像，偶尔路遇的向日葵一样。一棵、两棵、三棵。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地方，就像世代代野生在这一代的紫花蓟一样。